



说玩  
于文岗

入住苏州某酒店,大堂墙上“玩即正义”四字骤然撞入眼帘,既不似标语的刻板说教,也无商业宣传的刻意讨好,反倒像一句率性的生命宣言,让人不自觉品味其中深意。

想来,人之初本就与“玩”绑定。孩童世界里,玩是全部日常——与小伙伴们在土堆上玩“占山为王”,甚至蹲地上观察蚂蚁爬行的犹疑与匆匆。那时的玩无关功利与规则,纯属天性流露,是生命初期对世界的好奇与求知,如同植物向着阳光生长般自然而然、自由自在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,是遥远的过去或早时的农村。后来,随着上学读书、成绩排名、背书作业,最爱玩的少年、最该玩的时光却被学业挤压,玩成了奢侈。

岁月总催人前行,当“谋生”二字成为人生主旋律,玩便渐渐退居幕后。我们被闹钟叫醒,被工作填满,为柴米油盐奔波,为房贷车贷焦虑。玩,仿佛成了“不务正业”的代名词,被生存压力层层挤压,只剩下偶尔的时间碎片,用来填补疲惫生活的缝隙。

所幸,随着社会经济发展,生活不再只聚焦于“活下去”,“活得好”成为更多人的追求。休闲不再是奢侈的点缀,已是生活的不可或缺。玩也不再是玩物丧志,而是人的天性使然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玩的价值:周末露营野餐,是与自然相拥的玩;深夜组队打游戏,是与朋友并肩的玩;报一节陶艺课,是与兴趣相伴的玩。这时我们才明白,玩不是浪费时间,是表达青春、追求、活力,是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,让平淡的日子生出光彩,更是对自我需求的尊重与满足。

再往深处琢磨,玩的本质是自由与释放。玩的时候,我们不必扮演“懂事的子女”“合格的员工”,不必被条条框框束缚,只需遵从内心的感受,任由想象力天马行空、创造力肆意流淌。这种不受束缚的身心放飞,让我们得以卸下伪装,遇见最真实的自己。玩又是创造力的温床。世间无数创意,多是在玩中萌发的。

说到底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个固定终点,而在于沿途经历与体验。而玩,正是最广泛、最多元的体验方式。它让我们见识山川湖海的壮阔,感受大千世界的快乐,体验探求未知的惊喜。从孩童时期纯粹的玩耍,到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欢乐,到成年后有选择的兴趣,玩始终丰富着生命的维度。而“玩即正义”,说的也不是逃避责任的放纵,而是对生命本真的坚守——尊重天性、拥抱自由、感受快乐、释放自我,在体验中丰盈人生。这或许也是我们在奔波之余,最该铭记的生活哲学。



青松”是我们熟知的名句,但如此迁移到服饰的描摹上,真是“亏她想得出来”!我随之又想到上一句“泉声咽危石”,于是那“清而深的沉默的水”,瞬间都成了“幽咽泉流冰下难”,通往家茵最终的鸣咽。

与此相似的妙用古诗,还有一处,家茵洗了些零碎东西:“手绢子贴到玻璃窗上,一条绸花白手帕,一条粉红的上面有蓝水的痕子,一条雪青,窗格子上都贴满了,就等于放下了帘子,留住了她屋子的气氛。手帕湿淋淋的,玻璃上流下水来,又有点像‘雨打梨花深闭门’。”这里的旧帕子,让我无端地联想起《红楼梦》中宝玉送黛玉旧帕子的情节。《红楼梦》中,关于这两条实质上是定情信物的旧帕的颜色与图案,并无具体描绘。痴迷于《红楼梦》的张爱玲,其“华丽而苍凉”的风格,正与鲁迅所指出的《红楼梦》的“悲凉之雾,遍被华林”高度吻合。她也许是用此机会,对曹雪芹留白的旧帕,做一点补充性的文学想象?

家茵与黛玉虽然出身际遇迥然相异,但那种敏感忧伤的悲剧气质却是高度相似的。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一句,则出于宋代词人李重元的《忆王孙·春词》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红楼梦》中宝玉在唱完那支著名的《红豆曲》后所行的酒令,正是这句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。黛玉和家茵共同的“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”的“新愁与旧愁”,正如《多少恨》中玻璃上流下的水,绵延不绝,也如《红豆曲》中所唱,“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,流不断的绿水悠悠”。

宝玉与黛玉,宗豫与家茵,均情深不疑,却终隔一门。合上小说,我们还在“清而深的沉默的水”中,在“绿水悠悠”中,恋恋于那无限怅惘多少恨。

人至中年,多了成熟和稳重,我们有了老马识途的意识,谨言慎行,量力而为。

人至老年,面对夕阳,往事浮现心头,但我们依旧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心中依旧怀揣着万里河山。

## 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# 无限怅惘多少恨

周春梅

擎。两人说着一些孩子气的、可说可不说的话,心里静静的。“那些话如同折给孩子玩的纸船,浮在清而深的沉默的水上。”知道了故事悲剧结局的读者,回看这个场面,会感受到静默中蕴蓄的深情与悲伤。

与此相似的意境,在古典诗词中,我们很快可以联想起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《迢迢牵牛星》有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,温庭筠《望江南·梳洗罢》中则是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。但是张爱玲将之切换到现代情境,使用了更富有童趣的意象——折给孩子玩的纸船——替代了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的古典意象,契合两人孩子气的对话。此处的孩子气,还暗示两人天真的性情,他们在世故的人群中坚持的那一点天真的善与执着,使他们有别于家茵的父亲与姚妈所代表的庸众,导致了令人唏嘘的悲剧性结局。

“折给孩子玩的纸船”,也许还暗示着他们此处没有明说的爱情,如同小小天地里一个童话般的梦,纸船终究要倾覆在现实的巨浪中。接下来,张爱玲依然没有急于回到故事的讲述中,而是带我们通过男主人公宗豫的目光去看家茵。于是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如此美雅的形象:“宗豫看看她,她坐的那地方照着点太阳。她穿着件袍子,想必是旧的,因为还是前两年行的大袖口。苍翠的呢,上面卷着点银毛,太阳照在上面也蓝阴阴的成了月光,仿佛‘日色冷青松’。”宗豫的“看看”,不是一看而过,而是“看了又看”,是专注而深情的凝望。“日色冷

少年时,我们都有着一个梦想,渴望成为心目中的英雄,为了理想而奋发图强,这时有一个以梦为马的念头在心中悄悄植下。

青年时,我们激情澎湃,栉风沐雨,一马当先,风驰电掣中,只有起点,没有终点。

## 以马喻己

杨兵

人至中年,多了成熟和稳重,我们有了老马识途的意识,谨言慎行,量力而为。

人至老年,面对夕阳,往事浮现心头,但我们依旧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心中依旧怀揣着万里河山。

## 论“义”

张建新

强大的敌人在险隘的地方未能排成阵势,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。但襄公仍固执己见。此时楚军已全部渡河,但尚未排好阵势,子鱼又将上述意见报告襄公。襄公说,不行,这有失道德。等到楚军上得岸来,排好阵势,宋军才开始与之交战,无奈实力悬殊,宋军大败。宋襄公大腿受伤,卫队也全部被杀,不久宋襄公也因伤而死。这便是将仁义异化为僵化教条的生动事例。

关于“义”的标准,孟子早有言:“夫大人者,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义所在。”意思是,道德高尚、明理通达的

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,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,关键是只要合乎道义。假若说话必须算数,做事必须有结果,但违背了大义,就是大恶。

而王阳明在《传习录·卷下·黄省曾录第1节》中进一步将“义”直指为“良知”:“黄勉之问:‘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’事事要如此否?先生曰:‘固是事事要如此,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。义即是良知,晓得良知是个头脑,方无执着。’”这意味着,行事的根本准则不在外在教条,而在内心的是非判断,唯有以良知为核心,才能避免陷入“适莫”的偏执。

“无适无莫,惟义是从”,这既是古人的智慧,也是今人行事的准则。不困于教条,不执于成见,唯以良知为指引,方能在世事变迁中,行得正、立得稳。

好的小说里,总有些诗的影子。此处并非想说诗歌高于小说,只是强调,诗歌的新鲜视角与独特表达,一下子将日常叙事,提升至超逸脱俗的诗境。

比如张爱玲的小说中,有一篇较为特别的《多少恨》,她自己将其定义为“通俗小说”,意在强调人物的“不用多加解释”。但在通俗之中,依然可以读出许多超越世俗、富有诗意的雅。

女主人公家茵第一天去教书,如果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类通俗小说,大概会直接进入情节,叙述具体的人与事。但是家茵,准确地说,是躲在家茵身后的叙述者,却被与“教书”无关的景致吸引,有片刻的心旷神怡:“楼上一角阳台伸出来荫蔽着大门,她立在门口,如同在檐下。那屋檐挨近蓝天的边沿上有一条光,极细的一道,像船边的白浪。仰头看着,仿佛那乳黄水泥房屋被掷到冰冷的蓝海里去了。”而我们也随之在蓝色的海上起伏,从自己的生活中跳脱出来,有片刻的心神摇曳。

再如写男女主人公吃茶说话的片段。叙述者不忘用诗意的审美的眼光,在“菊叶青的方棱茶杯”上细细摩

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# 刀子嘴斧子心

董春好

“刀子嘴斧子心”是由“刀子嘴豆腐心”演变而来的网络流行语,专门用来反讽那些以“心直口快”为借口,实则言语刻薄、心肠狠硬的人。它不再是对嘴硬心软之人的善意调侃,而是直指部分人说话尖酸伤人,内心也毫无温柔与体谅——他们并非不懂得如何表达,而是言行中刻意带着恶意与冷漠。

这个梗戳破了“说话难听但人不坏”的美化说辞,强调恶语往往源于恶意,而非无心之失。如今它常被用来吐槽那些言语伤人、态度强硬,既不顾及他人情绪,也没有丝毫包容心的人,精准描绘出这类人说话像刀子一样扎人、心肠比斧子还狠的状态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篇第四》里说: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”意为一个有智慧、有仁德的君子对于天下的事,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,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,而是在义的前提下考虑怎样做更合适、更恰当就行了。我们进一步引申可得知:虚伪的仁义是害人的。宋襄公泓水之战的惨败,则为背离这一智慧而留下的千古警示。

泓水之战中,宋军已经排好阵势,楚军还未全部渡河时,大司马公孙鱼说,趁他们尚未全部渡河,请主公下令攻击他们。襄公说,不行,这违背仁义。他不会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。子鱼力争,说主公不尽知战争的玄机。

